

曾文正公家書

上

## 曾文正公家書卷

道光二十一年庚子歲二月初九日

男國藩跪稟父親母親大人膝下、去年十二月十六日、男在漢口寄家信、付湘潭人和紙行、不知已收到否、後於廿一日在漢口開車、二人共僱二把手、小車六輛、男占三輛半、行三百餘里、至河南八里渡度歲、正月初二日開車、初七日至周家口、即換大車、僱三套篷車二輛、每套錢十五千文、男占四套、未占二套、初九日開車、十二日至河南省城、拜客、就攔四天、獲百餘金、十六日起行、即於是日三更、趁風平浪靜、徑渡黃河、廿八日到京、一路清吉平安、天氣亦好、惟過年二天微雪耳、到京在長郡會館卸車、二月初一日、移寓前橫街千佛庵、屋四間、每月賃錢四千文、與陳梅二人居、址甚近、三人聯會、開日一課、每課一賦一詩、謄真、初八日是湯中堂老師大課、勉智若禹之行、亦賦、以行所無事、則智大矣、爲韻、詩題、賦得、池面魚吹柳絮、行得吹字、三月尙有大課一次、同年未到者、不過一二人、陳梅二人、皆正月始到、皆雲江南山東之行、無甚佳處、到京除償債外、不過存二三百金、又有八口之家、男路上用去百金、刻下光景頗好、接家眷之說、鄧小珊現無回信、伊若允諾、似儘安妙、如其不可、則另圖善計、或緩一二年亦可、因兒子太小故也、家中諸事、都不埋怨、惟諸弟讀書、不知有進境否、須將所作文字詩賦寄一二首來京、丹閣叔大作、亦望寄示、男在京一切謹慎、家中儘可放心、又稟者、大行皇后、於正月十一日升遐、百

日內禁葷髮、期年禁燕會音樂、何仙槎年伯於二月初五日溘逝、是日男在何家、早飯並未聞其大病、不數刻而因問于矣、沒後加太子太保銜、其次子何子毅、已於去年十一月物故、自前年出京後、同鄉相繼殞逝者、復一卿、李高衢、楊寶筠、三主事、熊子謙、謝訥、琴及何氏父子、凡七人、光景爲之一變、男現慎保身體、自奉頗厚、季仙九師陞正詹、放浙江學政、初十日出京、廖鈺夫師陞尙書、吳甄甫師任福建巡撫、朱師徐師靈樞、並已回南矣、詹有乾家墨到京、竟不可用、以膠太重也、擬仍付回、或退或用、隨便、接家眷事、三月又有信回家中、信來須將本房及各親戚家附載詳明、堂上各老人、須一一分叙、以煩瑣爲貴、謹此跪稟、高福金安、

###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四月十七日

祖父大人萬福金安、四月十一日、由摺差發第六號家信、十六日摺弁又到、孫男等平安如常、孫婦亦起居維慎、曾孫數日內、添吃粥一頓、因母乳日少、飯食難喂、每日兩飯一粥、今年散館湖南、二人皆留、全單內共留五十二人、僅三人改部屬、三人改知縣、翰林衙門、現已多至百四五十人、可謂極盛、琦善已於十四日押解到京、奉諭、派親王三人、郡王一人、軍機大臣、大學士、六部尙書、會同審訊、現未定案、梅霖生同年、因上歲咳嗽未愈、日內所患咯血、同鄉各京官宅皆如故、滯候弟、三月初四、在縣城發信、已經收到、正月廿五信、至今未接、蘭姊以何時分娩、是男是女、伏望下次示知、楚善八叔事、不知去冬是何光景、如絕無解危之處、則二伯祖母、將窮迫難堪、竟希公之後人、將見笑於鄉里矣、孫國藩去冬已寫信、求東陽叔祖兄弟、不知有補益否、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、

如能救焚拯溺、何難噓枯回生、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、救難濟急、孫所知者已難指數、如廖品一之輩、上違叔之妻、彭定五之子、福益叔祖之母、及小羅巷樟樹堂各庵、皆代爲籌畫、曲加矜恤、凡他人所束手無策、計無復之者、得祖父善爲調停、旋乾轉坤、無不立卽解危、而况楚善八叔、同胞之親、萬難之時乎、孫因念及家事、四千里外、杳無消息、不知同堂諸叔、目前光景、又念家中此時、亦甚艱窘、輒敢冒昧、饒舌伏求祖父大人、寬宥無知之罪、楚善叔事、如有設法之處、望詳細寄信來京、茲逢摺便、敬稟一二、卽跪叩祖母大人、萬福金安、

###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

男國藩、跪稟父親大人、萬福金安、自閏三月十四日、在都門拜送父親、嗣後共接家信五封、十五日、接四弟在澧濱所發信、係第二號、始知正月信已失矣、廿二日、接父親在甘里鋪發信、四月廿八日、接在漢口寄曹穎生家信、午刻又接在汴梁寄信、五月十五、接父親到長沙發信、內有四弟信、六弟文章五首、諸悉、祖父母大人康強、家中老幼平安、諸弟讀書發奮、並喜父親出京一路順暢、自京至省、僅三十餘日、真極神速、男於閏月十六發第五號家信、四月十一發六號、十七發七號、不知家中均收到否、邇際男身體如常、每夜早眠、起亦漸早、惟不耐久思、思多則頭昏、故常冥心於無用、優游涵養、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、九弟功課、有常禮記九本、已點完、鑑已看至三、國斯文精華、詩文各已讀半本、詩略進功、文章未進功、男亦不求速效、觀其領悟、已有心得、大約手不從心耳、甲三於四月下旬能行走、不須扶持、尙未能言、無乳可食、每日一粥兩飯、家婦身體亦好、已有夢熊之喜、婢僕皆如

故、今年新進士龍翰臣得狀元、係前任湘

見田年伯之世兄、同鄉六人、得四庶常、兩知縣、覆試單

月十六日付回、茲又付呈殿試朝考全單、同鄉京官如

諫服闋來京、梅霖生病勢沉重、深爲可慮、黎

樞香

親未去辭行、男已道達此意、廣東之事、四月十八

將抄報付國、男等在京、自知謹慎、

堂上各老人不必

中事、蘭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、楚善事如何成就、伏望示知、男謹稟、即請母親大人萬

福金安

###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

孫男國藩、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、五月十八日、孫在京發第八號家信、內有六弟文二篇、廣東事抄報一紙、本年殿試朝考單一紙、寄四弟六弟新舊信二封、稍寫格言一幅、孫國荃、寄呈文四篇、詩十首、字一紙、呈堂上稟三紙、寄四弟一封、不審已收到否、六月初五日、按家信一封、係四弟四月初十日在省城發、得悉一切、不勝欣慰、孫國藩日內身體平安、國荃於廿三日微受暑熱、服藥一帖、次日即愈、初三日復患腹瀉、服藥二帖、即愈、曾孫甲三、於廿三日腹瀉不止、比請鄭小珊診治、次日添請吳竹如、皆云係脾虛、而兼受暑氣、三日內、服藥六帖、亦無大效、廿六日添請本京王醫、專服涼藥、漸次平復、初二、三兩日、未吃藥、刻下病已全好、唯脾元尙虧、體尙未復、孫等自知細心調理、觀其行走如常、飲食如常、不吃藥、即可復體、堂上不必罷念、家孫婦身體亦好、婢僕如舊、同鄉梅霖生病、於五月中旬、日日加重、十八日上牀、廿五日子時仙逝、胡雪閣先生、亦同日同時、聞刻仙逝、梅霖生壽後一

切事宜、係陳岱雲、黎月喬與孫三人料理、戊戌同年、博儀共五百兩、吳甄甫夫子（戊戌總裁）進京、博贈百兩、將來一概共可張羅千餘金、計京中用費、及靈樞回南途費、不過用四百金、其餘尚可周恤遺孤、自五月下旬、以至六月初、諸事殷繁、荃孫亦未得讀書、六弟前寄文來京、尚有三篇、孫未暇改、廣東事已成功、山軍功陸官、及戴花翎、藍翎者共二百餘人、將上諭抄回前半節、其後半載降官人名、未及全抄、昨接家信、始知楚善八叔、竹山、田已於去冬、歸祖父大人承買、叔之家稍安、而我家更窘迫、不知祖父如何調停去冬、今年如何設法、望於家信內詳示、孫等在京別無生計、大約冬初即須借貼、不能備仰事之資、寄回不勝愧悚、吳春閣分發浙江、告假由江南回家、七月初起程、餘容續稟、即稟祖父祖母大人萬福金安、孫跪稟、

###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

孫男國藩、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、六月初七日發家信第九號、廿九日早接丹閣十叔信、係正月廿八日發、始知祖父大人於二月間體氣遠和、三月已全愈、至今康健如常、家中老幼均吉、不勝欣幸、四弟於五月初九寄信、物於彭山岷處、至今尚未到、大約七月可到、丹閣叔信內言、去年楚善叔田業賣與我家、承管其中、曲折甚多、添梓坪借錢三百四十千、其實祇三百千、外四十千、係丹閣叔兄弟代出、丹閣叔因我家景况艱窘、勉強代楚善叔解危、將來受累不淺、故所代出之四十千、自去冬至今、不敢向我家明言、不特不敢明告祖父、即父親叔父之前、渠亦不敢直說、蓋事前說出、則事必不成、不成、則楚善叔逼迫無路、二伯祖母奉養必闕、而本房日見凋敗、終無

安靜之日矣、事後說出、則我家既受其累、又受其欺、祖父大人必怒、渠更無辭可對、無地自容、故將此事寫信告知孫男、託孫原其不得已之故、轉稟告祖父大人、現在家中艱難、渠所代出之四十千、想無錢可以付渠、八月心齋兄南旋、孫擬在京借銀數十兩、付回家中、歸楚此項、大約須臘底可到、因心齋兄走江南回故也、孫此刻在京、光景漸窘、然當京官者、大半皆東扯西支、從無充裕之時、亦從無凍餓之時、家中不必繫懷、孫現經管長郡會館事、公項存件、亦已無幾、孫日內身體如恆、九弟亦好、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、至今雖全愈、然十分之中、尙有一二分未盡復舊、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、泡凍米吃二次、乳已全無、而伊亦要吃、據醫云、此等乳最不養人、因其夜哭甚、不能遽斷、從前發生煩躁、夜臥不安、食物不化、及一切諸患、此時皆已去盡、且口嬉笑好吃、現在尙服補脾之藥、大約再服四五帖、本體全復、即可不藥、孫婦亦感冒三天、鄭小珊云、服涼藥後、須略吃安胎藥、且下亦健爽、如常、甲三病時、孫婦曾於五月廿五日、跪許裝修家中、觀世音菩薩全身、伏求家中今年酬願、又言西冲有壽佛神像、祖母曾叩許裝修、亦係爲甲三而許、亦求今年酬謝了願、梅霖生身後事、辦理頗如意、其子可於七月扶柩回南、同鄉各官如常、家中若有信來、望將王率五家光景寫明、肅此謹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、

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

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、五月十八日發家信第八號、知家中已經收到、六月初七發第九號、內有男呈祖父稟一件、國荃寄四弟信一件、七月初二發第十號、內有黃芽白菜子、不知俱已收到否、男等接得父親歸途

三次信、一係河開廿里鋪發、一汴梁城發、一武昌發、又長沙發信亦收到、六月廿九接丹閣叔信、七月初九彭山  
吧到京、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經世文編一部、慎詒堂四書周易各一部、小皮箱三日有布套、龍鬚草席一牀、信一  
件、又叔父手書、得悉一切、謂已修好、楚善叔事已有成局、彭山吧處兌錢四十千文、外楚善叔信一件、岳父信一  
件、七月廿七日接到家信二件、一係五月十五在家寫、一係六月廿七在省寫、外歐陽牧雲信一、曾香海信一、心  
齋家信二、荆七信一、俱收到、彭山吧進京道上、爲雨泥所苦、又值黃河水漲、渡河時大費力、行李衣服皆溼、惟男  
所寄書、渠收貯箱內、全無潮損、真可感也、到京又以臘肉、蓮茶送男、渠於初九晚到、男於十三日請酒、十六日將  
四十千錢交楚、渠於十八日賃住黑市、離城十八里、係武會試進場之地、男必去送考、男在京身體平安、國荃亦  
如常、男婦於六月廿三四感冒、服藥數帖全愈、又服安胎藥數帖、孫紀澤自病全愈後、又服補劑十餘帖、辰下體  
已復元、每日行走歡呼、雖不能言、已無所不知、食粥一大碗、不食零物、僕婢皆如常、周貴已薦隨陳雲心回南、其  
人蠢而負恩、蕭祥已跟別人、男見其老成、加錢呼之復來、男日下光景漸窘、恰有俸銀接續、冬下又望外官例寄  
炭資、今年尙可勉強支持、至明年則更難籌劃、借錢之難、京城與家鄉相仿、但不勸追強逼耳、前次寄信回家、添  
梓坪借項內、孫軒叔兄弟實代出錢四十千、男可寄銀回家、完清此項、近因完彭山吧項、又移徙房屋、用錢日多、  
恐難再付、銀回家、男現看定屋、在繩匠胡同北頭路東、準於八月初六日遷居、(初二日)已搬一香案去、取吉日  
也、棉花六條、胡同之屋、王翰回言、冬間極不吉、且言重慶下者、不宜住、三面懸空之屋、故遂遷移繩匠胡同房、



月大錢十千、收拾又須十餘千、心齋借男銀已全楚、渠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、又有各項出息、渠言尙須借銀出京、不知信否、廣東事前已平息、近又傳聞異辭、參贊大臣隆文已病死、楊芳已病回湖南、七月間、又奉旨派參贊大臣特依順往廣東查辦、八月初一、又奉旨派王明往天津、哈琅阿往山海關、黃河於六月十四日開口、汴梁四面水圍、幸不淹城、七月十六、旨派王鼎、慧成往河南查辦、現聞泛溢下里、恐其直注洪澤湖、又聞將開捐名、豫工例辦河南工程也、男已於七月留滯、楚善叔有信寄男、係四月寫、備言其苦、近聞衡陽田已賈、應可勉強度日、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、男曾言幫他、會稟告叔父、未稟祖父大人、是男之罪、非渠之過、其餘細微曲折、時成時否、時朋買、時獨買、叔父信不甚詳明、楚善叔信甚詳、男不敢盡信、總之渠但免債主追逼、卽是好處、第目前無屋可住、不知何處安身、若萬一老親幼子棲託無所、則流離四徙、尤可憐憫、以男愚見、可仍使渠住近處、斷不可住衡陽、求祖父大人代渠謀一安居、若有餘貲、則佃田耕作、又求父親寄信問朱堯階、備言楚善光景之苦、與男關注之切、聞渠所管產業、可佃與楚善耕、渠若允從、則男另有信求堯階租穀、須格外從輕、但路太遠、至少亦須耕六十畝方、可了吃、堯階雖屏、託心齋帶回、嚴廳生在湘鄉、不理公事、簞篋不飭、聲名狼籍、如查有真實劣蹟、或有上案、不妨抄錄付京、因有御史、在男處查訪也、但須機密、四弟六弟、考試不知如何、得不足喜、失不足憂、總以發憤讀書爲主、史宜日日看、不可間斷、九弟閱易知錄、現已看至隋朝、溫經須先窮一經、一經通後、再治他經、切不可兼營並鶩、一無所得、厚二總以書熟爲主、每日讀詩一首、右謹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、

男國藩、跪稟<sup>母親</sup>大人萬福金安、八月初三日、男發家信第十一號、信甚長、不審已收到否、十四日、接家信、內有父親叔父並丹閣叔信各一件、得悉丹閣叔入泮、且堂上各大人康健、不勝欣幸、男於八月初六日、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、屋甚好、共十八間、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前、在棉茲胡同、房甚偏仄、此時房屋爽塏、氣象軒敞、男與九弟言、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來京住此、男身體小安、九弟亦如常前、不過小恙兩日、即愈、未服補劑、甲三自病體復元後、日見肥胖、每日謹呼趨走、精神不倦、家婦亦如恆、九弟禮記讀完、現讀周禮、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、男向渠借錢四十千、付至家用、渠允於到鄉時、送銀廿八兩、交勤七叔處、轉交男家、且言萬不致誤、男訂待渠到京日償還、其錢若到家中、不必還他、又男寄有冬菜一簍、朱堯階壽屏一付、在心齋處、冬菜託交勤七叔送至家、壽屏託交朱嘯山轉寄香海處、月內準有信去、王陸岡處、去多有信去、至今無回信、殊不可解、顏字不宜寫白摺、男擬改臨禧柳、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、承已代覓一具、感戴之至、泥首萬拜、若得再覓一具、即於今冬明春辦就更妙、敬謝叔父、另有信一函、在京一切、自知謹慎、男跪稟、

###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

姪國藩、敬稟叔父大人侍下、本年家信三號、正月一號、至今尙未收到、由彭九峯寄之信、七月初九收到、七夕所發之信、八月十四收到、欣悉家中一切、三月之事、本姪分所當爲、情所不得已、何足挂齒、前年跪託之事、蒙在渣

前買得頂好料一具、姪護率弟國荃、南望拜謝、感抃難名、更求再買一具、即於今冬明春、請木匠辦就、其所需之錢、望寫信來京、姪可覓便付回、一切經營費心、何能圖報、母之病全愈、不知是何光景、曾服藥、尙有不時言笑否、若有信來、望詳細示知、爲幸、肅此恭請叔父大人萬福、金安、姪率弟國荃謹稟。

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

男國藩、跪稟母親大人萬福、金安、八月十四接家信三件、內係得父親信一、叔父信一、丹閣叔信一、十八日男發家信第十二號、不知已收到否、男等在京、身體平安、甲三母子如常、惟九弟迫思南歸、不解何故、自九月初間、即言欲歸、男始聞駭異、再四就詢、終不明言、不知男何處不友、遂爾開罪於弟、使弟不願同居、男勸其明白陳辭、萬不可蘊藏於心、稍生猜疑、如男有不是、弟宜正容責之、婉言導之、使男改過、自贖、再三勸諭、弟終無一言、如男全無過愆、弟願歸侍定省、亦宜寫信、先告知父親、待回信到時、家中諭令南歸、然後擇伴東裝、尙未爲晚、男因弟歸、已決、百計阻留、勸其多住四十天、而弟仍不願、欲與彭山、紀同歸、彭會試罷、擬九月底南旋、現在尙少途費、待渠家寄銀來京、男目下已告匱、九弟若歸、途費甚難措辦、英夷在浙江、滋擾日甚、河南水災、豫楚一路、飢民甚多、行旅大有戒心、胡詠芝前輩、扶輿南歸、行李家眷、僱一大船、頗挾重貲、聞昨已被搶劫、言之可慘、九弟年少、無知、又無大幫作伴、又無健僕、又無途費、充裕、又值道上不甚恬謐之際、兼此數者、男所以大不放心、萬萬不令弟歸、即家中聞之、亦萬萬放心不下、男現在苦留九弟在此、弟若婉從、則讀書如故、半月內、男又有稟呈、請若執拗

不從、則男當責以大義、必不令其獨行、自從閏三月以來、未嘗片言違忤、男亦從未加以詞色、兄弟極爲滿樂、茲忽欲歸、男寢饋難安、展轉思維、不解何故、男萬難辭咎、父親寄諭來京、先責男教書不盡職、待弟不友、愛之罪、後責弟少年無知之罪、弟當翻然改寤、男教訓不先、鞠愛不切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、男望母親俯賜懲責、俾知悛悔、遵守、斷不敢估過飾非、致兄弟仍稍有嫌隙、男謹稟告家中、望無使外人聞知、疑男兄弟不睦、蓋九弟不過堅執、實無絲毫怨男也、男謹稟、

###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

男國藩、跪稟母親大人萬福、金安、十月十七日、接奉在縣城所發手諭、知家中老幼安吉、各親戚家並皆如常、七月廿五、由黃恕皆處寄信、八月十三日、由縣附信寄摺、差皆未收到、男於八月初三發第十一號家信、十八發第十二號、九月十六發第十三號、不知皆收到否、男在京身體平安、近因體氣日強、每天發奮用功、早起溫經、早飯後、讀廿三史、下半日、閱詩古文、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、皆過筆圈點、若有耽閣、則止看一半、九弟體好如常、但不甚讀書、前八月下旬、迫切思歸、男再四勸慰、詢其何故、九弟終不明言、惟不讀書、不肯在上房共飯、男因就弟房、二人同食、男婦獨在上房飯、九月一月皆如此、弟待男恭敬如常、待男婦和易如常、男夫婦相待亦如常、但不解其思歸之故、男告弟云、凡兄弟有不是處、必須明言、萬不可蓄疑於心、如有不是、弟當明爭婉諷、我若不聽、弟當寫信稟告堂上、今欲一人獨歸、浪用途費、錯過光陰、道路艱險、爾又年少無知、祖父母父母聞之、必且食不甘

味寢不安枕、我又安能放心、是萬萬不可也、等語、又寫書一封、詳言不可歸之故、共二千餘字、又作詩一首示弟、弟微有悔意、而尙不讀書、十月初九、男及弟等恭慶壽辰、十一日、男二十初度、弟具酒食、肅衣冠爲男祝賀、嗣是復在上房、四人共飯和好、無猜、昨接父親手諭、中有示荃男一紙、言境遇難得、光陰不再、等語、弟始愧悔讀書、男教弟千萬言、而弟不聽、父親教弟數言、而弟遽惶恐改悟、是知非弟之咎、乃男不能友愛、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、伏求更賜手諭、實男之罪、俾男得率教改過、幸甚、男婦身體如常、孫男日見結實、皮色較前稍黑、尙不解語、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、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、此項例聽經營支用、俟交卸時、算出不算利錢、男除用此項外、每月僅用銀十一二兩、若稍省儉、明年尙可不借錢、比家中用度較奢華、祖父母父母不必懸念、男本月可補繳史館協修官、此輪次挨派者、嘆夷之事、九月十七日、大勝、在福建臺灣、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、斬首三十二名、大快人心、許吉齋師放甘肅知府、同鄉何宅、盡室南歸、餘俱如故、同鄉京官現僅十餘人、敬呈近事、餘容續稟、男謹稟、

又呈附錄詩一首云、松柏巖危若萬巖、相鈞帶兄弟匪他、患難亦相賴、行酒烹肥羊、嘉賓填門外、喪亂一以聞、寂寞何人會、繼鳥有鷄、鷄繼鷄有狼、狼狽兄弟審無猜、外侮將予奈、願爲同岑石、無爲水下瀨、水急不可磯、石堅可磯、誰謂百年長、倉皇已老大、我邁而斯征、辛勤共巖、來世安可期、今生勿玩愒、

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

孫男國藩、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。十一月初二日、孫發家信第十五號、外小鞋四雙、由寶慶武舉唐君帶至湘鄉縣城羅宅、大約新正可到。十五日戌刻、孫婦產生一女、是日孫婦飲食起居如故、更初始作勢、二更即達生、極爲平安、寓中所僱僕婦、因其刁悍、已於先兩日遣去、亦未請穩婆、其斷臍洗三諸事、皆孫婦親自經手、曾孫甲三、於初十日傷風、十七日大愈、現已復元、係鄭小珊醫治、孫等在京身體如常、同鄉李碧峯在京、孫憐其窮苦、無依、接在宅內居住、新年可代伊找館也、謹稟。

###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男國藩跪稟祖親大人萬福金安。十一月十八日、男有信寄呈、寫十五日生女事、不知到否。昨十二月十七日、奉到手諭、家中百凡順遂、不勝欣幸。男等在京身體平安、孫男女皆好、現在共用四人、荆七專抱孫男、以春梅事多、不能兼顧也。孫男每日清早與男同起、即送出外、始接歸上房、孫女滿月、有客一席、九弟讀書、近有李碧峯同居、較有樂趣。男精神不甚好、不能勤教、亦不督責、每日兄弟語笑歡娛、肅然自樂、而九弟似有進境、茲將昨日課文原稿呈上。男今年過年、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元、又借銀五十兩、前日冀望外間、或有炭資之贈、今冬乃絕無此項、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、是男在外有負累、而家無負累、此最可喜之事。岱雲則南北負累時、常憂貧、然其人忠信篤敬、見信於人、亦無窘迫之時。同鄉京官俞岱青先生、告假擬明年春初出京、男有乾鹿肉、託渠帶回。什蘭溪周華甫、皆擬送家眷出京、岱雲約男同送家眷、男不肯送、渠謀亦中止。彭山肥出京、男爲代借五十金、昨已

如數付來、心齋臨行時、約送銀廿八兩、至勤七叔處轉交我家、不知能踐言否、嗣後家中信來、四弟六弟各寫數行、能寫長信更好、男謹稟、

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

男國藩、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、去年十二月廿一日發平安信第十七號、內呈家中信六件、寄外人信九件、不知已收到否、男與九弟身體清吉、家婦亦平安、孫男甲三體好、每日吃粥兩頓、不喫零星飲食、去冬已能講話、孫女亦體好、乳食最多、合家順適、今年新正、景象陽和、較去年正月、甚爲煖烘、茲因俞岱青先生南回、付鹿脯一方、以爲堂上大人甘旨之需、鹿肉恐難寄遠、故攜臘附回、此閒現燻有臘肉、豬舌、豬心、臘魚之類、與家中無異、有便附物來京、望附茶葉大布而已、茶葉須託朱堯階、清明時在永豐買、則其價亦廉、茶葉亦好、家中之布、附至此閒、爲用甚大、但家中費用窘迫、無錢辦此耳、同縣李碧峯、苦不堪言、男代爲張羅、已覓得館、每月學俸銀三兩、在男處將住三月、所費無幾、而彼則感激難名、館地現尙未定、大約可成、在京一切、自知謹慎、即請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、

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

男國藩、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、新正月初七日、男發第一號家信、並鹿脯一方、託俞岱青先生、交彭山峴轉寄、不知到否、去年臘月十九發家信、內共信十餘封、想已到矣、初七日信、係男荃代書、初八早、男兄弟率合寓上下、焚

香祝壽下、半日荃弟患病、發熱畏寒、遍身骨節痛、脅氣疼痛、次早請小珊診、係時疫症、連日服藥、現已大愈、小珊云、凡南人體素陰虛者、入京多患此症、從前彭棣樓夫婦、皆患此症、羅蘇溪勞辛階鄭小珊周華甫亦曾有此病、男庚子年之病、亦是此症、其治法、不外滋陰祛邪、二者兼顧、九弟此次之病、又兼肝家有鬱、胃家有滯、故病勢來得甚陡、自初八至十三、脇氣疼痛、呻吟之聲、震屋瓦、男等日夜惶懼、初九即請吳竹如醫治、連日共請四醫、總以竹如爲主、小珊爲輔、十四日脇痛已止、肝火亦平、十五日已能食粥、口減日退、現在微有邪熱在胃、小珊云、再過數日、邪熱祛盡、即可服補劑、本月盡當可復體還元、男自巳亥年進京、庚子年自身大病、辛丑年孫兒病、今年九弟病、仰託祖父母父母福蔭、皆保萬全、何幸如之、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、男不獲在家伏侍、至今尙覺心悸、九弟意欲於病起復體後歸家、男不敢復留、待他全好時、當借途費、擇良伴、令其南歸、大約在三月起行、喚逆去秋在浙滋擾冬、間無甚動作、若今春不來、天津、或來而我帥全勝、使彼片帆不返、則社稷蒼生之福也、黃河決口、去歲動工用銀五百餘萬、業已告竣、臘底又復決口、湖北崇陽民變、現在調兵剿辦、當易平息、餘容續稟、男謹呈、

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

男國藩、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、正月十七日發第二號家信、不知已收到否、男身體平安、男婦亦如常、九弟之病、自正月十六日後、日見強旺、二月一日開葷、現已全復元矣、二月以來、日習字、甚有長進、男亦常習小楷、以爲明年考差之具、近來改臨智永千字文帖、不復臨顏柳二家帖、以不合時宜故也、孫男身體甚好、每日佻達歡



呼曾無歇息、孫女亦好、浙江之事聞於正月月底交戰、仍爾不勝、去歲所失寧波府城、定海鎮海二縣城、尚未收復、英夷滋擾、以來皆漢奸助之爲虐、此輩食毛踐土、喪盡天良、不知何日罪惡貫盈、始得聚而殲滅、湖北崇陽縣、逆賊鍾人杰爲亂、攻占崇陽通城二縣、裕制軍即日撲滅、將鍾人杰及逆黨檻送京師、正法、徐尊俱已搜盡、鍾逆倡亂不及一月、黨羽姻屬皆伏天誅、黃河去年決口、昨已合龍、大功告成矣、九弟前病中思歸、近因難覓好伴、且聞道上有虞、是以不復作歸計、弟自病好後、亦安心、不甚思家、李碧峯在寓住三月、現已找得館地、在唐同年（李杜）家教書、每月俸金二兩、月費一千、男於二月初配丸藥一料、重三斤、約計費錢六千文、男等在京謹慎、望母親大人放心、男謹稟、

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

男國藩跪稟、父母親大人萬福、金安、二月廿三日發家信第三號、不知已收到否、正月所寄鹿脯、想已到、三月初奉大人正月十二日手諭、具悉一切、又知附有布疋臘肉等、在黃蕪卿處、弟不知黃氏兄弟、何日進京、又不知家中係專人送至省城、抑託人順帶也、男在京身體如常、男婦亦清吉、九弟體已復元、前二月間、因其初愈、每日只令寫字養神、三月以來、仍理舊業、依去年功課、未服補劑、男分丸藥六兩與他喫、因年少不敢峻補、孫男女皆好、擬於三月間點牛痘、此間牛痘局係廣東京官請名醫設局、積德不索一錢、萬無一失、男近來每日習帖、不多看書、同年遂爲試帖詩課、十日內作詩五首、用白摺寫好公評、以爲明年考差之具、又吳子序同年有兩弟在男處附